

神农城迹

2024年8月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贺天鸿



酒仙湖火焙鱼 舌尖上的乡愁

肖祖雄

火焙鱼这道菜在湖南到处可见，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风味独特，香甜可口，不仅好吃，也便于携带和收藏。

火焙鱼就是用细火焙烘加工的鱼。它不像硬硬的干鱼、盐渍的咸鱼，它焙得半干半湿、外黄内鲜，这就兼备了鲜鱼的鲜、干鱼的爽、咸鱼的味，是鱼饊中的精品。

火焙鱼的鱼极有讲究。最好是水库里野生野长的肉嫩子——寸把长，指头粗，肉多刺少，肠肚不苦，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也捕不尽。这类鱼暂时还没有人工方法来繁殖养殖。酒埠江水库地处湘赣边界，山高水长，境内溪河漫流，山塘密布，无论是大河小溪，还是浅塘深库，都生长繁衍着无穷无尽的肉嫩子。库区的渔民有将肉嫩子等鲜鱼制成火焙鱼的传统，酒仙湖火焙鱼就是将肉嫩子鱼秉承传统的制作方法加工而成的。

这肉嫩子鱼其实是极易易捕捞上来的。可以撒网，可以罾捕，可以岸钓，可以安钻。在这十八般渔艺中，最有意思的便是用小罾捕。方言叫定鱼。取一块方桌大小的蚊帐布，用两根竹条或十字架将布的四角绑住，安一根长绳子吊索，便做成一个四方形的鱼罾。鱼罾里面撒一些白米饭和糠饼作诱饵，再捆上一块鹅卵石作沉坩，用竹竿挑着鱼罾，用绳子系着竹竿，颤悠悠地沉下水塘里去。过不了多久，塘里的肉嫩子鱼见到香喷喷的饵食，便会抢着进来吃食，殊不知落入了罾网。每隔一段时间，扯着绳子，拉着竹竿，将鱼罾缓缓地挑上来，一出水来，水点直滴的鱼罾里总会有一些肉嫩子鱼活蹦乱跳。

火焙鱼是个过细的技术活。小鱼罾上来清洗之后，不用开膛破肚挤去内脏。这类鱼虽然肚子里也长有小小的苦胆，但由于水库水质好、无污染，吃起来绝对没有半点口苦味。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焙鱼环节了，将铁锅洗净，用柴火烧热了，细细地涂上一层茶油，再将那鲜活的肉嫩子鱼倒进锅里，均匀地摊开来，锅热油温，那鱼儿几个翻滚，自然是周身沾上了茶油，这样便不会粘锅。焙好一面后锅冷后再翻面，火候掌握精准，焙出来的火焙鱼，只只完整如初，有头有尾，不粘不烂，不焦不粘，香喷喷、金灿灿，一望便令人垂涎三尺，以谷壳。花生壳、桔子皮、木屑等熏烘、晾干。

酒仙湖火焙鱼是风味独特的美食。有网友说：“酒埠江重磅美食是火焙鱼，酒仙湖火焙鱼是轰炸的美味。一碗鱼，三碗米饭绝对少不了。身为攸县人，一段时间不吃，无限思念！”网友说出了酒仙湖火焙鱼的独特魅力。俗话说，好山好水养好鱼，天上瑶池地，人间酒仙湖。酒埠江库区的野生鱼，自然生长，不吃任何饲料，绝无半点泥腥味。

酒仙湖火焙鱼香味浓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A、钙等矿物质元素，易分解、易消化，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是老少咸宜的美味，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上乘佳品。

酒仙湖火焙鱼，既是攸县人最爱吃的一道家常小菜，更是闯荡在外的攸县人舌尖上的美味记忆。走进新时代，酒仙湖火焙鱼也被在外打拼的攸县人带往并推介到全国各地，成了地道湖南味的攸县特色菜。



醴陵文庙，毛泽东曾两次 在此传播革命思想

程耿濡

红墙琉璃瓦、檐角高高翘。随着醴陵一江两岸·瓷城古韵建设的推进，在方正街边，距醴陵原县衙旧址（现在的市应急局、林业局）不远处一座庄严肃穆的古建筑终于不再藏身高楼大厦背后，展露出了悠悠古韵。这座古建筑便是醴陵文庙最核心的部分，大成殿。就是在这座古老的建筑处，伟人毛泽东曾两次来此传播革命思想。

醴陵文庙始建于宋，原址在青山山（现醴陵一中内），据民国版《醴陵县志·教育志》载：濂江书院原在朱子祠堂之右，背山面河，为宋、元、明学宫故址。为什么说学宫故址就是文庙故址呢？那是因为自唐代起，为便于祭祀孔子，学宫都依附孔庙而建，而孔庙到明清时期又被称为文庙，故濂江书院旧址即为原醴陵文庙所在地。

但就在这个醴陵文风之源的文庙，伟人毛泽东曾两度来此宣传革命思想。他第一次来文庙演讲，是1922年5月。为什么会来此地呢？这和醴陵的一位杰出人物——李立三有关。

1922年春，李立三回醴陵探亲，遵照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回老家探亲访友时相机行事”的指示，他来到了母校——醴陵县立中学，看望恩师张啸霞，并向张啸霞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十月革命，及国内的革命形势。张啸霞告诉李立三：县里劝学所教育评议会决定开办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自己出任所长，正招请教师，希望李立三能推荐有革命思想的同行来任教。毛泽东获知情况后，即派陈章甫来醴陵应聘。在张啸霞的支持下，讲习所开设了社会科学课程，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鼓励师生订阅《向导》《新青年》等革命进步书刊。后来，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成了中共湘东区委（1922年5月底成立）在湘东地区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

同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任。当月，毛泽东与杨开慧等人在李立三的陪同下，从长沙出发前往安源检查工作。途经醴陵时，毛泽东专程来到了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

在大成殿，毛泽东为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与醴陵县立女校部分师生作“关于阶级斗争史”的演讲，时间长达3个小时。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号召工农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

精彩的演讲让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把马克思主义在醴陵的传播活动推向了高潮。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讲习所教师冯又村组织起醴陵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青年学生陈恭、左权、蔡升熙、宋时轮等，则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了《前进》周刊。后来，“社会问题研究社”的陈恭、陈觉、左权、宋时轮、李隆光、蔡升熙、姚伯勋等十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6人进入黄埔军校，左权、蔡升熙、宋时轮等锤炼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和军事将领。

而1927年毛泽东在醴陵文庙的第二次演讲，更是万众瞩目，“吸粉”无数。

1月27日（农历1926年12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来到醴陵，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为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到底是不是“痞子运动”“土匪行为”“糟得很”找答案。当时醴陵的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至1926年11月，醴陵全县共有15个区农民协会，15个区委会，110多个党支部，323个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会员按户主计算，已达58476人。

在毛泽东来醴陵前，时任中共醴陵地执委书记的罗学瓚（毛泽东湖南一师的同窗好友）就收到了通知。为此，罗学瓚召开了醴陵全县各区农协委员长与公法团负责人会议，确定在文庙前坪召开大会，请毛泽东在会上演讲。演讲当天，文庙前坪人头攒动，“醴陵民众训练班七百多师生”与醴陵全县各区农协委员长与公法团负责人和广大群众挤满了会场，毛泽东作了题为《北伐战争后的形势与农民运动的任务和方法》的长篇演讲。这次演讲，对农民运动认识的“拨乱反正”，为醴陵接下来的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此后，毛泽东考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几个县，农会会员骤增至46万余人。

文物见证历史，是文化的核心。可惜的是，伟人曾在此散播革命火种的醴陵文风之地，1972年被拆除了大成殿和崇圣祠，仅剩大成殿。所幸，1982年，大成殿被列为醴陵县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又升格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醴陵文庙正按清代嘉庆年间县志所载图复原。修复后，将是湘湖地区最完整规制的文庙，成为瓷城古韵风貌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将是醴陵文化展示的一颗闪亮明珠。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无奈地、匆匆地、永远地离开了醴陵。



修复后的大成殿



如今的株洲桥梁厂厂区俯瞰图



桥梁厂内矗立的建厂30周年纪念碑

梦回株桥

邓国平

从普工到学徒

我们进厂时，大概是因为新上马的扣件车间尚不具备开工条件，并不急需人力，便组织我们办了两个多月的学习班，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当时正值工厂从外地调入一批木材，木材是走水路通过湘江到达“江边”的。我们的劳动主要是配合火车把木材运到厂内，包括从江边搬到岸上以及装车、卸车。木材都是整棵的大杉木，长期经水浸泡，十分沉重，我们这些刚刚从农村来的伢子还沉浸在招工的喜悦之中，丝毫没有畏难之意，一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最终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班结束后，我和几名汨罗老乡被定为锅炉工——这是普工，无须学徒期——可实际上岗却是在运输车间的蒸汽机车上担任机车司炉。一年后，其他人迎来了定级，工资由一级升为二级；而我们迎来的却是锅炉工改称为机车司炉，履行学徒期，工资由一级降为学徒工资。经过在机车上一年多的工作，我已经基本适应，也无从表达异议，便安心在这一岗位学习和操练，这一待便是九年。

九年中我努力工作，实际感受了我为祖国建设增添砖瓦的豪迈。那时，我站在机车上，看到自己参与操纵的机车，将一片片桥梁或者一车车枕木编组成专列，即将运往祖国铁路建设的前线时，总有一种亲身参与祖国建设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甚至不由自主地哼唱着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好似自己就是这歌中的主人公一般。

九年中我们尊师重友，团结互助，收获了特别的友谊和真情。那时，我们是新工人，对老工人极为尊重，尤其是对那些司机、司机长格外钦佩，他们不仅是长者，而且是技术上的权威和老师。师傅们不仅教我们技术，也关心我们的生活。犹记得陈云汉大车（大车是铁路上专门对司机的称呼）多次邀我到他家做客，一家人都十分热情。那时，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叫祥群，约莫四五岁，小儿子刚出生几个月，还没取名字，陈师傅征求我的意见。我喜欢阳光正义之词，便脱口而出：“叫祥毅可以吗？”后来陈师傅果然为儿子采用了这一名字。如今，祥群、祥毅兄弟也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了，你们都好吗？父母亲身体还健康吗？

还有从株洲机务段调来的梁鸿印师傅，是我们那里少有的在线上驾驶过机车的司机。记得他总是在上衣口袋里放着一块怀表，一根连接怀表的链条别在胸前，手里攥着个检点锤，一看就是一名“老铁路”。梁师傅比我们年长不过十岁，总愿意我们叫他“梁哥”，跟他一起换闸瓦，到他家吃饺子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却眨眼已过了半个世纪，也不知他现在可还健康，算算，也是八十出外的人了。

还有蒋洪学、谭世荣、毛凤麟、张凤鸣、张健中、陈柏林、贺国怀、吴全贵等一众师傅们，都曾悉心指教和热情关心过我，你们还好吗？

还有，我们一道进厂又同在机车工段工作的徐子谦、李慧仁、何继红、何艳秋、冯正德、刘丰胜、刘松劲、张冬生等一众好友，我们同在一起上班，同住一栋宿舍，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依相伴十余年（我调离机车工段后仍住原宿舍），连亲兄弟都难以如此，这情



我又回到了株洲桥梁厂。工厂的面貌依稀可辨，似跟几十年前变化不大。我仍在厂办，在潘良深主任的指导下工作，罗坚生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都一一浮现眼前。心里有着一份特别的亲切感，却又不免惊奇，蒙眬中觉得自己调离了工厂，怎么又回来了？正纠结时，却忽的醒了过来，定睛望四周，方明白是南柯一梦。梦是醒了，思绪却又久飘落在那逝去的时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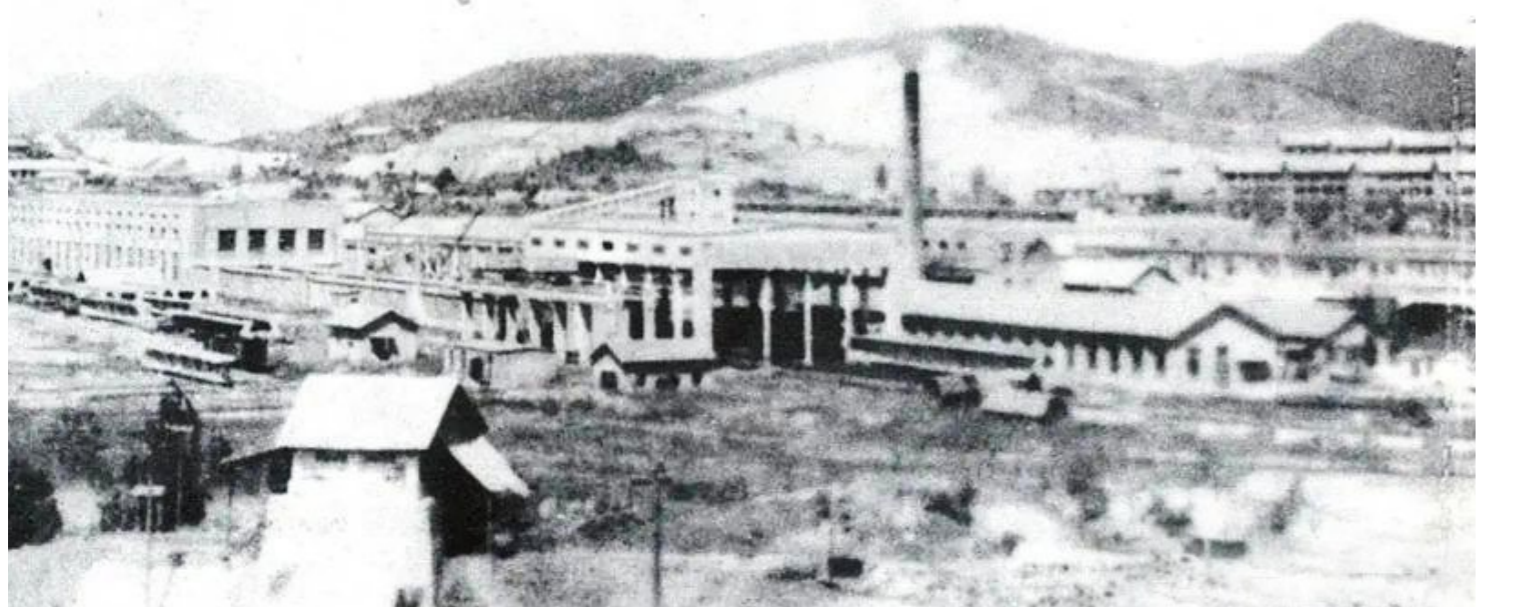
厂区点滴

株洲桥梁厂，全称是“铁道部株洲桥梁厂”，简称株桥，是铁道部三大钢筋混凝土桥梁厂之一，建于1958年。此前，全国只有一个钢筋混凝土桥梁厂，即丰台桥梁厂，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铁路建设需要，于是铁道部相继在湖南株洲和贵州都匀增建了两个厂，分别担当我国北方、南方、西南铁路建设需要的物料生产任务。

株桥坐落在石峰山与杉木塘之间的山坳里，有桥梁、轨枕、电杆、扣件四个产品生产车间，分别称为一、二、七、八车间。与产品生产相配套的有运输车间、维修服务车间、建筑车间，分别称作三、四、六车间。此外，厂外的湘江边上还有一个专门生产砂石辅料的五车间，职工们一般以“江边”代称。一条铁路经株洲洗煤厂延伸至株桥，然后岔岔十来股铁道伸向厂内各车间和“江边”。站在石峰山上，可以俯瞰工厂全貌，高大宽敞的厂房，高高耸立的水泥罐，时时吐着烟雾的锅炉房烟囱，储备在库位或待发或正在进行张拉（混凝土预制桥梁最后一道工序）的一排排桥梁，以及正在砂石库、成品库上空穿梭作业的天车，景象蔚为壮观。

工厂配套设施有两个生活区，食堂、澡堂、商店、职工医院、工人俱乐部、职工子弟学校等一应俱全。一生活区紧邻厂区，地势高低错落，时有上下坡之不便，也显得拥挤，但上下班却十分便利。二生活区离厂区较远，但地势平坦开阔，主要是家庭住宅，也有一栋五层楼的单身宿舍，刚进厂的时候，我就分住在这栋宿舍。那时，到食堂就餐的餐具都是自备的，工厂没有接送工人上下班的车辆，也没有方便搭乘的公交车，我们天天拿着一个搪瓷盆子或者铝制的饭盒子奔走于厂区和生活区之间，实在显得有些窘迫。好在因长期倒班的关系不久即被调整住到了一生活区，尽管是五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宿舍，也足以令人欣喜。

工厂共有3000多职工，相当一部分是说着普通语的北方人，他们多是建厂时从丰台桥梁厂携家带口调过来的，很多都是工厂干部或者技术骨干，很是受人钦慕和尊重。更多的是1958年、1964年两次在湖南招收的人员，分别来自湘西、衡阳、祁东、株洲、湘潭等地，其中来自湘西的有不少系苗族、土家族同胞，这些老师傅特别真诚、踏实，他们亦十分敬重。再就是我们这批人了，即1969—1970年期间招收的人员，大约有300余人，都是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以后还相继从农村接收了一些复员军人，他们大都在入厂前已在农村成家，带来部队优良作风的同时，也承受着特别的艰难——把家室丢在农村，难免心挂两头。



株洲桥梁厂最初的厂房原貌